



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商标血案
宋氏三姐妹极力推崇的一个国际品牌背后的故事

邱成佑◎著

长篇小说

天下商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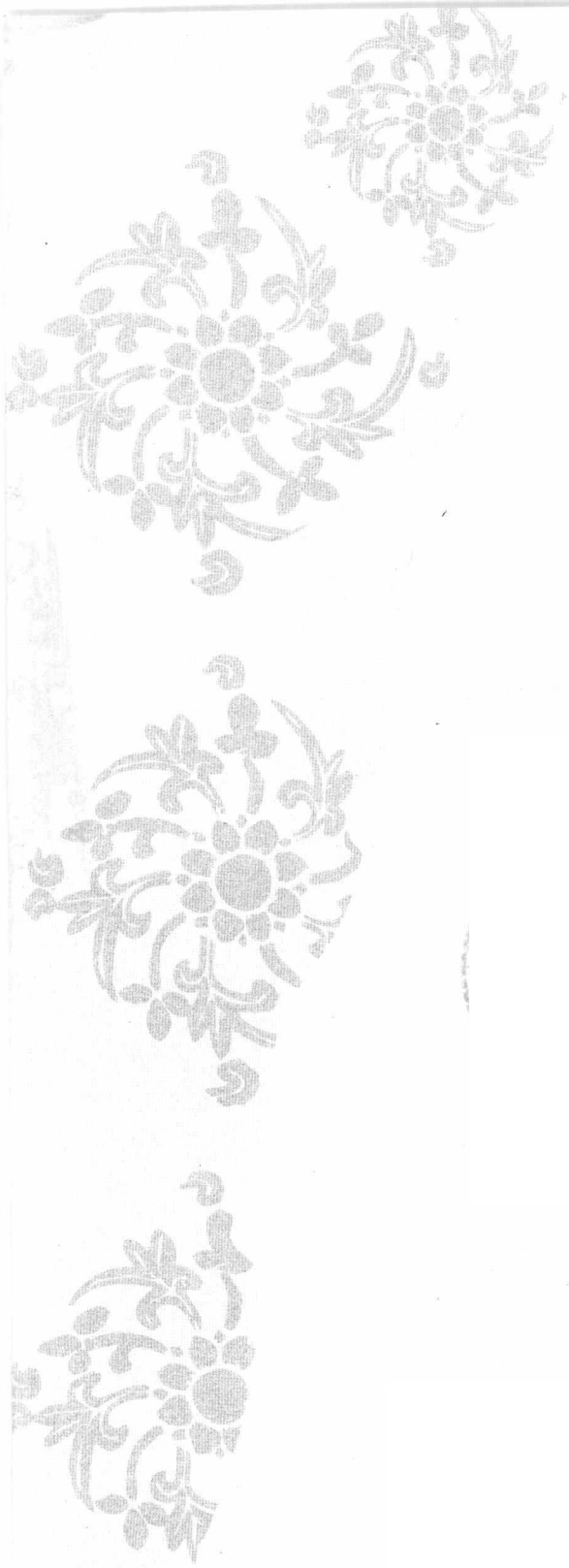
国民政府的第一个纺织品商标导致一连串血案
宣统皇帝的最后一道密旨引发一场政治风暴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邱成佑◎著

天下商標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商标 / 邱成佑著. 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8. 6

ISBN 978-7-5057-2439-6

I. 天… II. 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0274 号

书名	天下商标
著者	邱成佑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规格	71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00 千字
版次	2008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	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439-6
定价	25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· 血染古驿道/001
- 第二章 · 县衙主簿/005
- 第三章 · 雾罩麻布城/012
- 第四章 · 唐府惊变/018
- 第五章 · 玩弄官府/026
- 第六章 · 生死难料/032
- 第七章 · 独闯双河镇/036
- 第八章 · 钉封文书失踪/046
- 第九章 · 官商斗法/052
- 第十章 · 高家有女/059
- 第十一章 · 双河镇庙会/064
- 第十二章 · 龚家女子/069
- 第十三章 · 老江湖出马/073
- 第十四章 · 真假商标/080
- 第十五章 · 风波又起/089
- 第十六章 · 铁假面/094
- 第十七章 · 打更匠/098
- 第十八章 · 兴隆布庄/101
- 第十九章 · 真假混合/107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二十章 · 袍哥县官/112
- 第二十一章 · 姑嫂同心/123
- 第二十二章 · 龙头大爷/134
- 第二十三章 · 龚家大院/145
- 第二十四章 · 东山再起/150
- 第二十五章 · 风云际会/158
- 第二十六章 · 祸起萧墙/167
- 第二十七章 · 金鹅麻布四大家/174
- 第二十八章 · 袍哥码头/186
- 第二十九章 · 山城奇遇/196
- 第三十章 · 归途遇险/204
- 第三十一章 · 土匪县长/209
- 第三十二章 · 穿衣童/218
- 第三十三章 · 桃林邂逅/225
- 第三十四章 · 又回唐府/234
- 第三十五章 · 林家兄弟/243
- 第三十六章 · 圣灯寺之谜/251
- 第三十七章 · “织女”归宿/261

血染古驿道

第一章

这是武昌辛亥起义的枪声刚刚平息、大清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后的一个夜晚。

京城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，吱呀一声，一道门悄然打开了，门里走出四个人来。最前面那人便是前清五品官员吏部掌印郎中唐宗鉴，他身后是管家唐运良，再后面是两个挑着东西的家丁。

唐宗鉴双手紧紧抱着一个精致的红漆匣子，那匣子红中带亮，亮中生光。他东张西望一阵，终于轻轻地向前迈出了脚步。身后的大门又轻轻地关上了。

只走了几丈远，唐宗鉴忽然站住不走了。

管家唐运良以为他走累了，就上前指着那个红匣子，对他说：“老爷，你累了，这东西我来拿吧！”

唐宗鉴警惕地看了管家一眼，双手把那红匣子抱得更紧了，且本能地后退了半步，连声说：“不，不，我自己拿！”

唐运良不再说话，他知道那匣子里一定装着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他只是有些奇怪：跟随老爷这么多年，咋就从未见过这个红匣子呢？他忍不住偷偷地看了那个红匣子几眼，才小声说：“老爷，我们走吧！”

唐宗鉴却说：“今晚不走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唐运良不由得一惊：“老爷，怎么不走了呢？”

唐宗鉴将嘴附在管家的耳边说：“好像有人在暗中跟踪我们。我们得白天走。”

唐运良左右瞧瞧，没看见什么，但他只得听从主人的吩咐，跟着主人往回走。

一行四人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古老的院落里。唐宗鉴进了书房，关好门，坐下来，将那个红匣子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，又揣进怀里。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慢慢铺开纸，提起笔，认真写了起来。

唐运良站在窗外，他不时看看屋里的老爷，也不知道老爷在写什么。但他不能睡，他得为老爷的安危着想。唐宗鉴书房里的灯一直亮到天亮。唐运良在窗外也一直站到天亮。

天亮了。唐宗鉴又领着三人走出四合院大门，走几步，他又回首朝那古朴的大门投以多情的一瞥，两颗生硬的泪珠滚落下来。主仆四人走了，带着无限的眷恋与惆怅走了。

唐宗鉴在京城为官十几年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，他在官场中只有勉强地哭和勉强地笑，但他逢上了一个血泪潜流的年代，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四合院了。前清的遗老遗少们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大都离开了京城，他本该早些日子离京的，因要办一件重要的事，才将离京返乡的日子拖到了今天。现在事情办完了，他可以毫无遗憾地回家了。

古老的北京城在苍茫晨色中迎来了崭新的一天。晨风从寂寞的街道上缓缓吹过，卷走地上的纸屑与尘埃，卷走混沌，卷走夜色的虚无与眷恋，卷走行人黯然的神伤与叹息。大街小巷里弥漫着淡淡的雾气，雾气丰满了都市的轮廓，庄严神圣的千古帝王都正在融融晨曦中做着激动人心的春梦。

走过几条街道，在邮局前，唐宗鉴停住了脚步，他叫三人在外面等候，自己则走进了邮局。三人在外面等了好久好久，唐宗鉴终于出来了，他依然双手紧紧地抱着那个红匣子。

唐运良忍不住，悄声问那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唐宗鉴摇头不答。

一行四人行走在回乡的路上。天空中飘洒着密柔柔的雨，冬季的寒凉在细雨的呻吟中升腾起来。唐宗鉴将那个红匣子藏在了贴身的衣袋里，他身边的三个人都不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，思忖着那个红匣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：是吏部的大印，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？或许是皇帝的玉玺？

一路上，唐宗鉴总是忧忧郁郁的，他的脸上从未出现过笑容，只是不

时低声吟哦着一首古曲：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，望西都，意踌躇。伤心秦汉径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！”

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过多少崇山峻岭，看多少古庙凉亭。冬去春来，春老夏至，不知不觉就走了四个多月，眨眼之间，已是盛夏来临。

离家越来越近了，他们踏上了成渝古驿道。

唐运良请了一乘滑竿，抬着唐宗鉴往前走。滑竿摇摇闪闪，闪闪摇摇，一行人走得轻松愉快。

近乡情更怯。三国时，这路叫牦牛道，牦牛驮过诸葛亮的几多粮草；隋唐时，这路叫清溪道，路上有过隋唐使者的南来北往；宋元时，这路叫五尺路，路上有过宋元兵马的衔枚疾走；明清时，这路叫东川路，路上匆匆走过明清官吏的绿呢大轿！曲曲折折的古驿道像一条死蛇，蜿蜒伸向了川南重镇金鹅县城。

暮色四合，血红的黄昏已不知去向。离金鹅县城只有五里路了，他们走进了一片森林，这森林小地名唤做松林坡。森林里半明半暗，唐宗鉴的脸色却开朗起来，正准备吩咐稍事休息，突闻两声清脆的枪响，两个抬滑竿的脚夫应声倒地，他自己则从滑竿里滚了出来。

唐运良手疾眼快，飞快地跑过去掩护唐宗鉴。又一颗子弹飞来，击中了唐运良的右手。七个蒙面人冲出来，有的拿刀，有的执枪，那些人也不做声，直奔滑竿。

两个家丁吓得乱跑，被乱枪打死。唐运良挨了几闷棒，当即昏了过去。一个青衣蒙面人冲过去，在唐宗鉴身上使劲戳了几刀，在其身上迅速搜索，很快就搜出了那个红匣子。他将红匣子藏在身上，闪电般隐进了森林之中。土匪们眨眼之间不见了。

唐运良醒来，听见了主人的呻吟，原来主人还没死。唐运良忍住痛慢慢爬过去，轻轻抱起主人的头，大声呼救：“救命呀，有土匪杀人啦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群手执棍棒的人呐喊着冲进了森林里，他们是唐府的家丁，领头的是护院李雄飞。李雄飞是奉了夫人唐高氏之命前来接老爷回家的。夫人知道老爷今天抵家，因天已近晚尚不见老爷回来，她怕出意外，就叫李雄飞带了人前来接应，但还是来迟了一步。一切都平静了，森林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但地上摆着四具尸体：两个家丁和两个抬滑竿的脚夫。

天已经全黑了。唐运良虽受了伤，但还能让家丁们扶着行走。李雄飞

背着奄奄一息的唐宗鉴回到了县城。唐高氏迈着小脚走过来，见丈夫浑身是血，她跪在丈夫的面前，抚摸着丈夫冰凉的手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唐宗鉴以手指心，口中迸出一个字：“林……”后面的字还没有吐出来就断气了。唐府里响起了惊心动魄的痛哭声。

唐高氏忍住悲痛，一面料理丈夫的后事，一面叫管家唐运良去县衙报案。唐运良来到县衙，此时正值辛亥起义余波之后，金鹅县也宣布独立，拥护起义，并成立了县都军府，一片混乱，没有真正的县官。县衙里主事的是主簿曾其知。曾其知是昨天才从省城来到金鹅县的，他持省督军府信函，奉命来这里任主簿，主簿之职相当于副知县。

唐运良报案说：“我家主人从京城返家途中，在离县城五里路远时被杀，身上的一个红匣子被抢走，红匣子里装的是刚刚在京城农工商总局注册的麻布织女牌商标图案。这是国民政府批准的第一个纺织品商标。恳请县衙严查凶手，并追回织女牌商标。”

曾其知听罢，不觉大吃一惊。他喝问唐运良：“是唐老爷告诉你的，那红匣子里装的是一个商标？”

唐运良摇头：“不是，是我们家夫人说的。”

曾其知斥道：“胡说，你们家夫人又没与你们家老爷一路同行，那红匣子中装的是什么东西，她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唐运良说：“我们家夫人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曾其知更觉奇怪了：“你们家夫人坐在家中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她怎会知道这种事呢？”

唐运良不惊不诧地回答说：“小民报案，官府审案，桥是桥，路是路。各管各的事就是了，小人报错了愿意服罪，难道主簿老爷不知道那红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家夫人就不该知道吗？”曾其知被问得无言以对，只得替唐家立了案。

唐运良走后，曾其知坐在椅子上苦思冥想：那红匣子里装的真是一个商标吗？

县衙主簿
第二章

进士唐宗鉴被杀之事一夜之间就传遍了金鹅县城，县人最感兴趣的是那个突然出现的织女牌麻布商标。大大小小的麻布商人行走在大街小巷里，都在高谈阔论着神奇的织女牌麻布商标；黑道白道的人都聚集在茶馆酒店里，窃窃私议着织女牌麻布商标到底落入了何人之手。这事惊动了金鹅县袍哥龙头大爷龚正彪！

龚正彪带着码头六弟费老六，早早地从双河镇来到了金鹅县城，两人直奔城南麻布市场。

龚正彪不仅是全县袍哥码头的龙头大爷，而且还是全县麻布商会的会长。

金鹅县以盛产麻布著名。麻布又名夏布，也叫班布，朝廷则称之为贡布。宋代，金鹅城里便有人用麻线编布。明末清初，湖北麻城的一支人迁徙于此，他们以编布为业，与当地人的编织法合流，当地人将他们所编的布称为麻布。后来麻布的名声渐渐大了，清乾隆年间，一个金鹅商人到杭州做生意，进澡堂洗澡时，与另一个洗澡的人穿错了衣服，那个人穿走的就是金鹅麻布做的衬衫，还将这麻布衬衫视为珍宝。那个人后来找到了这个金鹅商人，两人在杭州城里开了一条街的麻布店，故此就有了“金鹅一匹麻布换了杭州一条街”之说。乾隆游江南时，从杭州带回金鹅麻布，见其轻如蝉翼，薄如宣纸，龙心大悦，立刻将金鹅麻布定为贡品，金

鹅县境内便有一半以上的人家靠编织麻布为生，金鹅成了名副其实的麻布城。

麻布之所以惹人喜爱，是这种布越洗越白，越洗越亮。

金鹅及连峰几县的人一生都与麻布有关：女儿出嫁，娘家陪嫁物中必有一对麻布；人满六十大寿，儿女必须为其准备一对麻布，称为寿布；夏天穿的衬衣是麻布做的，罩的蚊帐是麻布做的，人死后孝子戴的孝帕也必须是麻布。

金鹅麻布畅销于韩国、日本、马来亚、菲律宾、安南、缅甸、印度、美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法国、葡萄牙、埃及等三十余个国家。韩国人看重百年归天之事，一个人死后办次丧事，一般要用一百至三百匹麻布，死者身上裹麻布，活人身上穿麻布，棺材上面覆盖的也是麻布，富豪人家用的麻布更多，人死后用麻布裹着尸体，埋在土里经年不腐；安南、缅甸、马来亚、菲律宾诸国人他们购金鹅麻布挑花台布、餐巾、茶几帕和风琴遮布，色彩清纯，亮丽可人；日本人喜欢用金鹅麻布做蚊帐，既透明轻柔，又经久耐用；印度人喜欢用金鹅麻布做衬衣，穿在身上凉爽舒适，潇洒大方；美国人用金鹅麻布做窗帘和门帘，别具风情，另有神韵……

近几十年来，有多少人的眼光都死死地盯住了外国的麻布市场。如今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织女牌麻布商标，而且是国民政府批准的第一个纺织品商标，谁拿着这个商标到外国去卖麻布，金银财宝就会滚滚而来；谁拥有了这个商标，谁就找到了一座金矿！

龚正彪和费老六在麻布市场里悠转了一圈，耳边听到的都是有关织女牌麻布商标的话题。龚正彪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，他不露声色地朝费老六招招手，两人出了麻布市场，来到全城最繁华的一家酒店坐下了。

龚正彪问费老六：“老六，你知道唐进士死在何人之手吗？”

费老六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龚正彪冷声说：“我知道，他是被林家的人弄死的！”

费老六吃了一惊：“大哥，你凭什么这样说？”

龚正彪满有把握地说：“唐进士在断气之前说了一个‘林’字，肯定是要说一个姓林的人的名字，只是没来得及说完就断气了。这全城麻布生意做得最大的就是林家，最想得到那个商标的人也自然是林家了，最想弄死唐进士的人也自然是林家了。”

费老六低头沉思片刻，突然问：“大哥，你又没在唐府里，你是怎么知道唐进士在临死之前说了一个‘林’就断气了的？”

龚正彪瞪了费老六一眼：“又不懂规矩了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问。”

费老六抽了自己一个嘴巴：“我这张嘴该打！”

龚正彪也不计较，正色说：“你立刻就去县衙报官，就说我知道弄死唐进士的凶手是谁，叫那个县衙主簿到这里来会我。”

费老六又多话了：“大哥亲自到县衙去报官不是更好吗？小弟我嘴笨，怕说不明白。”

龚正彪不屑地说：“如今在县衙主事的，仅是一个主簿，我堂堂一方袍哥码头的总舵爷去见他，即使那些白棚（没入袍哥的人叫白棚）不笑话我，袍哥弟兄也会指我的背脊骨的。”

费老六不敢再与老大顶嘴，只得说了声是，便起身朝县衙走去。

费老六在袍哥里排名第六，地位不高，但他做事机敏能干，深得老大信任，众人也不敢小看他。袍哥里的设位是：龙头大爷，甩手二爷，当家三爷，护法四爷，跑腿五爷。以后的排名虽有位置，但不再称爷，而是叫弟，依次为六哥、七弟、八弟、九么，老六和老五虽只一位之差，辈分却整整矮了一辈。费老六对排在自己前面的几位爷总是毕恭毕敬的，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升到爷的位置上去。

费老六领了老大之命，一路小跑到了县衙，正要进门，便被两个差役拦住了。差役说：“主簿大人说了，县里刚出了唐进士的人命案，人命案关天关地，其余的小事就别来烦他了。”

费老六拍着胸脯说：“我就是为这个人命案来的，我知道是啥子人弄死了唐进士。”

差役们都以惊讶目光打量他，着实不敢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。这时，主簿曾其知走了出来。

曾其知撑起一副官相，打着官腔问费老六：“你真的知道谁是杀人凶手？”

费老六虽是袍哥中人，但从未与官场中人打过交道，此刻一见曾其知的模样，心里有些虚了，忙改口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是有人知道。”

曾其知厉声问：“谁知道？快说！”

费老六小声回答说：“我家大爷知道，他在酒店里等你。你去了，他会告诉你的。”

一个差役从旁训斥道：“你家老大也太摆架子了，居然要主簿大人去酒店里见他！”

曾其知朝说话的差役摆摆手，缓和了语气，对费老六说：“走，带我去见你的大爷！”

费老六好生高兴，规规矩矩地在前面带路，曾其知领了一批差役，吆喝着跟在费老六后面，在大街上招摇过市。

不一会工夫就到了酒店门口，费老六在门口大声呼喊：“大哥，主簿大人来了！”

酒店内没有应声，费老六抬眼望去，店里哪里还有龚正彪的身影？店小二是认得费老六的，他走过来，小声告诉费老六：“龚大爷有话，他回双河镇了，不管谁有事找他，请到双河镇。”

费老六一听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连声叫苦说：“大哥把我害惨了，把我害惨了！”

曾其知已听见了店小二说的话，他看了费老六一眼，正起相子问：“你大哥是干什么的？”

费老六已吓得身子发抖了，他知道今天肯定会背上一个欺骗官府的名，一顿板子是免不掉了。他只得怯怯地说：“我大哥就是金鹅县袍哥码头龙头大爷龚正彪！”

差役们一声吼，要求主簿大人治费老六的罪。曾其知却笑了，他对差役们说：“你们回衙门去吧，我随这位兄弟去一趟双河镇。”

费老六见主簿大人非但不治他的罪，反而愿意同他一起去双河镇，不觉感到莫名惊诧了。差役们也互相望望，一时不知所措，但又不敢抗命，新来的主簿让他们有一种敬畏感。

差役们走了，曾其知和颜悦色地对费老六说：“龚大爷定是嫌县城里人多眼杂，说话不方便，故意让我去双河镇。兄弟，这事跟你无关，我们走吧！”

经曾其知提醒，费老六这才恍然大悟，觉得老大真是高明。他知道这个曾其知对人情世故如此精领神会，也决非等闲之辈！

费老六请了一乘滑竿，找了两个脚力最好的抬脚棒，抬着曾其知，走在去双河镇的路上，自己一路跟随在后，像个跟班。

抬滑竿这一行称为“脚力行”，是靠脚力吃饭的，抬脚棒抬着有钱人，上坡时走老鼠步，下坡时走顺风步，平坦处走八字步。前后两人不但要步调一致，而且还要一前一后报路，喊出号子来，让坐滑竿的人赏心悦目，大饱耳福。

这两个抬脚棒果然了得，喊起号子来也如莺鸣婉转，妙语天成。曾其

知听得心旷神怡，摇头晃脑，乐不可支。

走平路时，前面的人喊：远看一条线；后面的人答：跑马能射箭。

走弯路时，前面的人喊：左边一个缺；后面的人答：右手就没得。

路上有水时，前面的人喊：天上明晃晃；后面的人答：地上水幽幽。

路上有障碍时，前面的人喊：天上鹞子飞；后面的人答：地上牛屎堆。

两个抬脚棒一路摇着闪着，不知不觉就把曾其知抬到了双河镇外的龚家大院子。但见前面露出一座大庄园来，庄园方正大方，远看犹如放在地上的一张棋盘，庄园前有一弯池塘，池塘周围石块斜插，岸水交激，有如群鱼戏水。

曾其知在滑竿上喝彩道：“这果然是个好地方，说是人杰地灵也不过分！”

费老六从旁介绍说：“这龚家的人世代习武，接待贵客的方式也很古怪，到时主簿大人可千万别害怕哟！”

曾其知淡淡一笑：“我可不是缸钵里的泥鳅，只会游团转。”

说话之间，滑竿已抬进了龚家大院子的大门，早已有人通报进去。只见宽敞的地坝里站着两个赤裸上身的彪形大汉，略远处的藤椅上坐着一四十多岁的汉子，那汉子二目精光四射，头上裹了一圈黄布帕子，帕子上支起一根长约寸余的铜管，那人就是龚正彪。他头上的帕子就是武器，名叫指天恨地。离龚正彪丈余远处有一张方桌，桌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

滑竿距两名彪形大汉三尺远处，龚正彪跷起二郎腿，高声喊道：“接货！”

两个抬脚棒知道龚家大院子迎接贵客的规矩，两人听到喊声，齐声喊：“喔火嘿！”喊声落地，两双手将滑竿举起，奋力往右边轻轻一抛，滑竿离地五尺高，腾空而起，准确无误地落进那两名彪形大汉手中。

经这一折腾，曾其知着实吓了一跳，当他发现自己依旧平稳地躺在滑竿上时，脸上绽出了一个嘉许的微笑。

龚正彪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，双手抱拳，朗声问：“南北二京都走过，一十三省省省高名。五都地界都热闹，四大码头多英雄。三教九流皆知晓，盘根问底须知情。一流主子二流金，三流皮子四流医，五棋琴，六书画，七僧八道九裁衣。”

曾其知如听天书一般，半句也听不懂，更不知如何对出下文，他只得双手抱拳，脸上全是无奈。

龚正彪笑了：“看来你不是江湖中人，规矩免了！”

龚正彪说话时，伸出右手的两根指头捏住头上的铜管，轻轻一拖，将“指天恨地”展开，那黄帕子从他的头上一圈一圈展开，他随即用力一抖，黄帕子宛如一条金色的长蛇朝前游去，游到丈余外的方桌上，将那把尖刀缠住了。龚正彪喝声“起”，那把尖刀离桌而起，在空中迅即盘旋一瞬，便落在了龚正彪的怀里。

龚正彪走到曾其知面前，重新施礼说：“请主簿大人进屋喝茶！”

两名彪形大汉将滑竿放平了，曾其知镇静地从滑竿里走出来，他虽是对龚正彪的功夫暗暗佩服着，但他脸上的表情依旧平淡无奇。龚正彪偷偷瞄了曾其知一眼，心里不禁晃荡了一下。

两人进了一间小屋，小屋里摆设简单，只有桌椅和茶具。有徒弟献上茶来，然后离去。龚正彪请曾其知坐下。

曾其知没有坐下，他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，慢慢展开，不显山不露水地说：“你都亮了彩给我看，我也该亮点东西给你看。你认识这东西吗？”

龚正彪将头凑了拢去，他认不完纸上的字，更认不了那印章篆文。他只得尴尬万状地摇摇头：“我是粗人，不认得这些字。”

曾其知以蔑视的目光扫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“看来，你不是官场中人，规矩也免了。”

龚正彪笑了，笑得很不自然：“我知道曾大人很有来历，龚某人眼有眼不识泰山，惭愧！”

曾其知坐下，单刀直入地问：“你说吧，杀死唐进士的凶手是谁？”

龚正彪把心一横，咬牙说：“林道清，本县最大的麻布商人林道清。”

曾其知不置可否，他将目光投向龚正彪：“你是不是也想得到那个织女牌麻布商标？”

龚正彪红了脸，小声说：“我是麻布商会会长，对麻布商标的事还是应该过问的。”

曾其知轻松地说：“你帮我找到那个杀死唐进士的凶手，商标归你，我不要。我和你联手，如何？”

龚正彪有些不相信曾其知的话：“曾大人，你不要商标，你要什么东西？”

曾其知说：“我要另外一件东西。”

龚正彪这才吃惊了：“你是说，那个杀死唐进士的人还抢走了另一样东西？那是啥子东西？”

曾其知的面孔严肃了起来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！”

龚正彪隐隐地从曾其知脸上看出了一丝杀气，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便不再问。他心里想着那个商标，话就软了：“我一切听曾大人的安排。”

曾其知脸色更加阴沉了，声音也如生铁坠地，又冷又硬：“不准向外人说我认识你！”

龚正彪急忙点头：“我是江湖中人，肯定知道这些江湖规矩！”

曾其知不再说话，他转过身去，也不说告辞的话，就朝来路走去。望着曾其知越走越远的背影，龚正彪想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人物呢？

雾罩麻布城

第三章

这是一个平静无波的日子，天空干净得一丝不挂。千年古驿道吮吸着大山的心血，梦一般的向前延伸。中午时分，驿道上走来两个人，两人均三十多岁。前面一个中等个子，瘦脸无须；后面一人小眼睛，肩背一个蓝布方包。两人走得不快不慢，步履轻松。

前面那人叫蔡雅南，是新上任的金鹅县知事；后面那人叫赵百通，是蔡雅南的师爷。蔡雅南这知事是省督军府任命的，知事就是知县。蔡雅南早年留学日本，且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，参加了省城的起义，省都军让他来金鹅县主政，并对他说，金鹅县的知事不好当。金鹅县产麻布，要管好金鹅县，首先就要管好那里的麻布市场。

两人走进了金鹅县城，城里冷冷清清。走过几条街道，街上依旧行人稀少，店铺清冷。蔡雅南从心底感叹一声：唉，秋风肃杀，百业萧条，想不到金鹅城竟是如此荒凉贫瘠！继续往前走，蔡雅南在一家铁匠铺前站住了，他看着店铺上的招牌，招牌上写着两个楷书大字：酉铺。

蔡雅南问赵百通：“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店铺名，把打铁的地方称为酉铺？”

赵百通也感到奇怪：“是呀，这酉字乃地支中的第十位，无论如何也跟铁匠沾不上边呀！我们问问铁匠师傅去！”

两人走进铁匠铺。那铁匠正清冷地坐在板凳上喝茶，双目无光地看着